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

- 《要么进来，要么出去》 戴 来
- 《出轨》 丹 羽
- 《关爱之石》 崔曼莉
- 《他乡遇故知》 崔曼莉
- 《午夜》 毒 蝶
- 《灵魂》 顾 艳
- 《浮生》 余文颖
- 《父亲你飞翔而去》 燕华君
- 《我只是开了个玩笑》 王传宏
- 《消灭仇人》 烛 烟
- 《疯子的逃跑》 烛 烟
- 《小艾求职记》 张 曦
- 《阳台上的女人》 张 曦
- 《到处是床》 叶 逸

出 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
到底是谁一统天下？是
美女还是雄性文坛？是美女更
美，还是雄性更雄？我们不
得不深思这样“现实”的问题。
美女们将我们的精神引向何
方？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

戴来 丹羽 崔曼莉 毒蝶 顾艳 朱文颖

燕华君 王传宏 炊烟 张曦 叶逸

联合制造

出 轨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轨/丹羽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3.6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申维主编)

ISBN 7 - 5371 - 4495 - 8

I . 出… II . 丹… III . 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6233 号

中国后先锋美女作家方阵(1—4)

出轨

出版/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规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800 千字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5371 - 4495 - 8/I · 4052

(全四册)总定价: 80.00 元

序

——“先锋”之后的中国文坛

著名文学评论家·葛红兵

小说在中国现当代生活中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篇小说发表全国震动的事在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史上并不鲜见。但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先锋小说式微之后，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便似乎每况愈下了。先锋写作衰微之后，中国小说似乎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方面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纷纷改版改刊，另一方面是小说文体先锋精神萎缩，写作思想、技术上不思进取，二者构成了 1990 年代下半期及至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主流景观。

先锋写作继承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和技术上双重的创新意识，颠覆了中国文学代圣贤立言的思想道统以及以时间为本位的叙事文统，开创了中国文学在小说文体上自由自觉的新局面。但是曾经的先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便渐渐失了锐气。电视电影的招安，体制写作的收编，各种奖项的眷顾之后，曾经的

颠覆者成了害怕颠覆的人。他们害怕因为不断地改变自己而被人们说成不稳定、不成熟，他们害怕因为不断探索而失去已经争取到的读者、编审、导演，他们为保住已经取得的市场而放弃了革新、突破、追求，相反他们采取了保持、稳定、固守的策略，曾经的颠覆者在今天已经成了需要固守、退却的人。李锐的《万里无云》对于当年他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来说无疑是重复的，虽然在艺术上更为精制，但精制的另一面是拘谨，作者的情感含量减少了，而思想上较早先的明确的启蒙立场而言，现在变得暧昧模糊了；再例如《暗示》，虽然这部小说再次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但比较于韩少功 1985 年的《爸爸爸》、《女女女》，其探索的意义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由此，1999 年我和几个朋友提出了“后先锋写作”的概念，是年《青年文学》、《作家》等联合推出“后先锋”专栏，发表大量新锐作家作品，我、谢有顺、施战军、梁燕萍等先后发表文章对“后先锋小说思潮”进行了理论界定和评说。时隔 4 年，当年在后先锋阵营中初发小说的朋友们，许多已是当今文坛知名人物。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先锋之后中国文学如何自处？”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先锋写作 20 世纪 90 年代后创造力衰颓，很显然“后先锋”的出场对于这种局面是一种适时的反动，后先锋的使命是在精神上将文学的先锋立场贯彻到底。

先锋性永远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基石。人类对已有的一切的

满足是相对的,而不满却是绝对的;人类对现状的认可是暂时的,而对未来的企盼则是永恒的;人类对社会生活的认同是有限的,而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却是无限的。这是先锋思想存在的依据。文学为人类提供审美理想,而不仅仅是描摹生活,它先天就是不满和期望的产物。“五四”先锋作家正是站在这一基础上,才造就了“五四”那伟大的审美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时代。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进作家再次拾起了“五四”文学的这一命题,这才诞生了人本主义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盛行以及作家对写作方式、方法的不断地反思和革新。但是20世纪90年以来这种真正的先锋精神失落了。艺术上的创新被商业上的操作代替了,精神上的反叛被利益上的考量抵消了。如果先锋写作的精髓在于思想上的颠覆和艺术上的反叛,那么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以来面对人在商品面前的异化以及文学在商品面前的异化局面,我们有必要说,先锋写作的精神正是我们的文学所需要的。

这些年我非常关注后先锋作家的写作,对他们的创作也进行了必要的追踪。如今,从创作量上来看,他们已经成了各文学期刊及文学网站最活跃的创作群体,从创作的质上来看,他们中也已经诞生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作品。虽然从较高要求看,他们和当年的先锋作家尚有一些距离,但他们在个人化写作方面,在感性美学的探索上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是不同的”，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强调这一点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坛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中国当今非常活跃非常有潜力的写作群体，从他们的生活积累，从他们的写作状态，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将他们从当今文学创作的一般状况中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做一次集合式展示很有意义。

“后先锋”文学创作群体，在新世纪市场经济定型的背景下，以“个体”、“感性”、“身体”为核心语汇建构着新型的个体文化，他们是中国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本位文化转型、伦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转型、实用理性文化向审美文化转型的催生者。进而言之，他们还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价值模式的革命，他们反对成规、睥睨范式、追求创新的精神，还对小说构成了一种文体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先锋写作，作为对生活现实以及写作现实双重否定的结果，作为破坏和自我破坏、建构和自我解构的双重的经验实体，它是最彻底的实验主义的文学写作范式。

在价值观念上，它是固执的，它坚持关于人的主体性解放的元叙事，它相信“人性的普遍解放”这个命题，固执地相信任何语言的合法性都要经受这个命题的检验，因而作为早期现代性思想的核心的“人性”、“个性”、“自由”等依然是后先锋维护的目标。它立志于人的感性解放，反对人的感性在封建意识形态结构中以及在商品经济中的双重异化，它反抗非人境遇，永恒地祝

福人的激情、回忆、渴望、爱恋，并创造一个属人的世界，使人的感性得到审美的解放，它将人的自由存在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在价值观念上它坚持从激情的维度从事文学创造，坚持人的主体性在自然人向社会人再向审美人的过渡上的等级划分，呼唤人从没有规定性的纯粹主体经由历史主体而确证自己为审美主体。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后先锋写作强调人的主体重建，试图将人的主体性放在历史之维中重建人的主体性在时间序列中的因果联系，试图重新恢复文本的深度模式，从这个角度说它是对文本深度价值的重建。

我希望“后先锋”成为这个时代最敏锐、最负有使命感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立场，这也是这一命名的意义。也许是惟一的意义，但是这就够了，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很重要了，就已经使它有了存在的理由。

从这个角度说，“后先锋”不是具体的写作图式、写作方法，而是一个出发点。

这是世纪之始，这给予后先锋写作群体的是幸运还是不幸？在一个世纪初始，在一个旧世纪已经离去，新的世纪已经开始的时刻，这个时间段对写作的人们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承受未来的审视，历史的沧桑在他们的心底已经过去，命运的更明朗的可能向他们显示了出来，他们是否已经感

到了时间大师令人鼓舞的预言，他们的心底是否已经有了更自觉的承受和寻找？

作者简介：

葛红兵：文学批评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主编。

目 录

戴来·要么进来,要么出去	(1)
丹羽·出轨	(17)
崔曼莉·关爱之石	(43)
崔曼莉·他乡遇故知	(81)
毒蝶·午夜零点	(91)
顾艳·灵魂	(105)
朱文颖·浮生	(117)
燕华君·父亲你飞翔而去	(143)
王传宏·我只是开了个玩笑	(189)
炊烟·消灭仇人	(223)
炊烟·疯子的逃跑	(237)
张曦·小艾求职记	(247)
张曦·阳台上的女人	(277)
叶逸·到处是床	(301)

要么进来，要么出去

戴 来

女，1972年10月生，苏州人。

近年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在《美文》、《十月》等刊发表随笔二十余万字，短篇小说入选多种选刊选本，部分被译介到国外，为新生代作家代表之一。出版有小说集《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别敲我的门，我不在》、《亮了一下》，随笔集《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将日子折腾到底》，长篇小说《对面有人》、《鼻子挺挺》、《练习生活练习爱》、《爱上朋友的女友》等。2002年获首届“春天文学奖”。

整夜不归与搞钱有关。反正跟“搞”字有关。

阳光透过半开半合的百页窗洒在靠窗而放的写字台上，那上面散乱地堆放着烟缸、茶杯、稿纸、报纸期刊和历史悠久的灰尘。除了刚搬来时，安天擦过一、两回桌子——不过，那都已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了，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他的抹布了。安天现在想起来了，抹布不久变成了擦鞋布，这会儿正在床底下他的一只废弃的鞋肚里躺着呢。

老房东未去世之前，安天还时不时地会挪开桌上的东西，腾出一小块地方来吃他的方便面，而今他已堂而皇之地和刘洁共用一张饭桌了。但安天觉得自己和刘洁的关系却越来越糟。因为如今，刘洁再也不用摸黑蹑手蹑脚穿过客厅钻他的被窝了，她完全可以像安天堂而皇之地坐在她的饭桌前吃饭一样无所顾忌地睡在安天身边，所以，她一下子就对失去了偷欢乐趣的游戏失去了兴趣。她不是个安分的人，你要让她规规矩矩地生活，还不如让她去死。

根据电线杆上召租启示的地址，安天找到了泰和新村 11 幢 601 室。门虚掩着。安天轻轻地敲了敲，等了一会儿，屋里一点反应也没有。有人吗？他又敲了两下。门不是开着嘛。一个公鸭嗓音不耐烦地从里面传了出来。

安天将门推开，脚仍然站在门外。只见一个介乎于中老年之间的男人侧对着门坐在一张圆桌前，正用他快要滴出水来的红眼睛打量着来者。他的面前放着一只酒杯、一瓶酒、和一袋花生米。看起来他正在喝酒，而且喝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也许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坐在这张桌子前了。安天略微有些犹豫，是否该跨进门去。和一个酒鬼打交道，他的经验是，敬而远之。他农

村老家的一个叔叔，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好酒量。更叫大家佩服的是，他虽然能喝，但不上瘾，有的喝，则放开喝，没得喝，也无所谓。村里谁家办个事请个客都会喊他去陪客，活跃席间的气氛。他甚至由此赢得了“豆腐西施”她爹——一个村里公认酒风酒德俱差的老酒鬼——的亲睐，娶到了他像嫩豆腐一样水灵的女儿。在丈人的鼓励和培养下，他不但酒量见长，而且继承了他丈人喝醉了见东西就摔见人就打、酒醒后又揪着自己的头发骂自己王八蛋的臭德性。有一次，他竟然将和安天一起去串门的一条小狗随手扔到了他家的屋顶上。安天的婶婶为此苦恼极了，以前她动不动就挨自己酒鬼父亲的打，现在三天两头被自己的酒鬼男人打，身上从来就没有过一块好皮肉，这大概就是她的命。从小，安天的父亲就告诉自己的儿子，离叔叔远点，特别是在他喝了点酒之后。眼前这个人倒是稳稳地坐在那儿，看不出来有几分醉意，从桌上那瓶二锅头来判断，他似乎喝得并不算多。

“我是来看房子的。我从启示上看到你这儿出租房子。”安天小心地说，一边观察着对方的反应。

“哦，租房子的。”那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手拈起一颗花生米，动作娴熟地往张开的嘴里一扔，“那你为什么不进来呀。”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花生和酒精的混和味。安天用力嗅了嗅。很好闻。应该说，安天并不讨厌酒精，某些时候，他甚至希望通过酒精帮他找到急需的灵感和勇气。然而他的肠胃就是不愿意接受那个叫酒精的家伙。就是不愿意，你有什么办法。安天现在所处的这间屋子大概应该称作客厅了。看起来有十来个平方。整个屋子除了一张桌子、两只椅子和屋里的两个

人外，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安天环顾了一下四壁，确实没有其它东西了。客厅的南北两侧各有两扇门，但都关着。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别是厨房、卫生间和两个卧室。主人仍然坐着，很响地喝着酒，一边一颗接一颗地往嘴里扔花生米，每一颗都能准确地扔进那个张着的黑洞里。他肯定意识到了安天在看他，所以他有些得意，并且加快了频率。到后来，安天就只看见一条来回晃动的白线了。简直疯了。安天闭上眼，用力摇了摇脑袋。

“你可以先看看房子，”房主终于停止了那个叫人发疯的动作，扬起下巴指了指南边的一扇门，“就是那间。”

同样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小写字台，一把靠背椅子。墙上有招贴画没撕干净的痕迹，还残留着半只银灰色的高跟鞋和一个知名度颇高的名字：玛丽莲·梦露。比现在年轻七八岁的时候，安天也着迷过那个喜欢搔首弄姿、可望而不可及的形象。用安天当时朋友的话说，那是个让男人一听就会勃起的名字。说那话的老兄后来真的如愿以偿地娶了个梦露型的身材丰满、说起话来眼睛会流水、眉目一动一动的女人。和安天当初一起听过那句经典名言的朋友，如今也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或大或小来路各异的房子和一个流着口水咿咿呀呀的小杂种。而他安天，至今仍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所以，在朋友们的眼里，安天真是莫名其妙透了。“你到底想干什么？”他们问。说实话，安天认为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因为说出来的答案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太可信。如今他们已不问这样的问题了，他们只是不无同情又无可奈何地说，没事来家坐坐。

“怎么样？房子没什么可说的吧。搬进来就能住。另外，卫生间和厨房我们公用。”房主依然坐在那儿，一边往酒杯里满上

酒。对自己的房子，他是很有把握的。

“房子可以。那我们谈谈房租吧。”安天走到北边，推开没有气窗的那扇门，他估计这该是卫生间。一股刺鼻的尿骚味扑面而来。不等看清，安天就将门关上了。

“不忙谈房租。我还有两个条件，你要是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再谈房租的事。你坐嘛。”

“什么条件？要学历还是健康证明？”说着安天先笑了起来。但坐着的那个人很严肃，他一本正经地看着安天，让安天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应该笑的。所以，他又一点一点地把笑容收了回去，换了副和房主相匹配的正经面孔，重又问了一遍：“什么条件？”

“你先坐下。”房主用手指了指对面那张椅子。安天不禁有点紧张，对方的神态让他觉得他们接下来要谈的是两个很重要的条件，很可能直接关系到安天的生死存亡。他掏出烟，让了对方一根，接着又为自己点了一根。

“第一，你不能讨厌酒。我爱喝酒，这你也看到了。以前我的工作常常耽误了我喝酒，所以两年前我干脆办了病退，一心一意地在家喝酒，喝它个痛快。可是竟然没人能理解我，我的朋友们都骂我是个老混蛋，喝酒喝坏了脑子，而我的老婆整天跟我吵、吵、吵，吵得我头都大了。我对她说，你就当我是个病人，酒就是我的药，不喝我就得死，这样总可以了吧。可她根本不理解我，我的儿子也不理解我，所以她们收拾收拾走了，妈的，走了，都走了。”

是这样的，安天多少松了口气。这会儿，他才注意到房主穿了件杜康酒的广告衫，胸前写着：喝出来的名牌，999 杜康酒。面对这么一位为了自己的爱好不顾妻离子散、众叛亲离，也要爱

好到底的义无反顾者，安天不由地肃然起敬起来。你能说他就不是个人物吗？如果他凑巧喜欢上某项发明创造，凭着他的股不管不顾、一往无前的韧劲，你能说他就不会成为梦露似的星吗？

“还有一个条件，”房主的脸色在刚才的基础上又严肃了几分，使得安天不得不认为这第二个条件才是房主要谈的关键。“我先问你，你喜欢足球吗？”

“足球？什么意思？是男人，谁不喜欢足球。”

“那可不一定，不一定。在你之前的那个小伙子就不喜欢足球，从来不看。你跟他谈足球，他就像只呆鹅似的冲你傻瞪眼。妈的，连越位都不懂——但是，你是真正的球迷吗？”房主用他的红眼睛热切地盯着安天。

“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球迷呢？”安天有点摸不着头脑。

“你看星期六的德甲，星期天的意甲吗？”

“看，看，有时间就看。”

“那你知道德甲这个赛季最大的冷门是什么吗？”

“那当然是凯泽斯劳腾队了。”

“你清楚中国队如今在 A 组中的积分和出线形势吗？”

“知道。三场比赛后一胜一平一负，和小组第二、三名一样积四分，因为净胜球少，列第四位，形势不容乐观。”

房主“嚯”地一下站了起来，由于动作过猛也过于迅速了点，使坐在其对面的安天又一次紧张了起来。他想干什么？房主探过身子，一把抓住安天放在桌面上的左手，脸上一副终于找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组织的激动之态。他握得很紧，并且上下不停地晃动着，眼眶里含着泪花，嘴唇连带着面部肌肉不自觉地颤抖